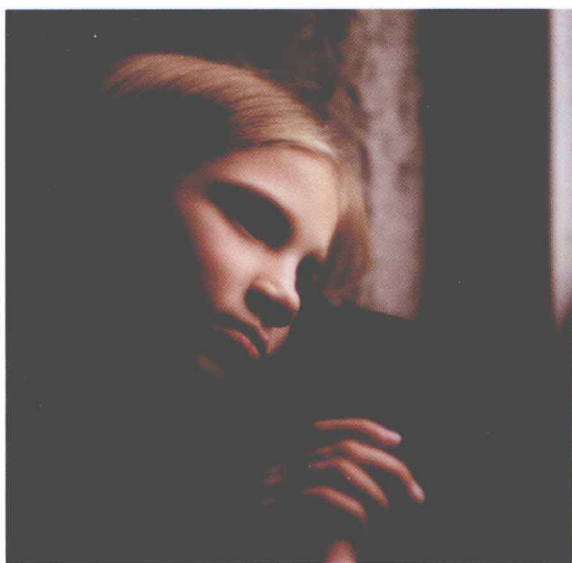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不要选择 一世平庸。

哈尔滨市第九届天鹅文艺奖一等奖得主 斯耶 / 著

I CHOOSE NO MEDIOCRE
IN MY WHOLE LIFE

一本让你在这个世界中读懂 强大 的震撼小说

每天，有三亿中国人，游走在异乡。
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，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与命运皈依。

我不再回头，我已然做出决定
——这辈子不再平庸。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我不要选择 一世平庸。

哈尔滨市第九届天鹅文艺奖一等奖得主 斯耶 / 著

I CHOOSE NO MEDIOCRE
IN MY WHOLE LIFE



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不要选择一世平庸 / 斯耶著. — 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
2013.9

ISBN 978-7-5677-0513-5

I. ①我… II. ①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99037 号

书 名: 我不要选择一世平庸

作 者: 斯耶 著

责任编辑: 李国宏 责任校对: 刘佳 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: 787*1092 毫米 1/16 2013 年 9 月 第 1 版
印张: 16 字数: 285 千字 2013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677-0513-5 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: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: 130021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9580026/28/29

网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
目 录

001	楔 子	
005	第 1 章	耗子事件
010	第 2 章	渔池风波
017	第 3 章	孤儿根柱
023	第 4 章	春草当不成护士了
031	第 5 章	老范的哲学
038	第 6 章	如愿以偿
047	第 7 章	掉包计掉包了
055	第 8 章	贵人相助
065	第 9 章	城里的月光
070	第 10 章	春生回乡
075	第 11 章	盒饭杀人
079	第 12 章	河东河西
086	第 13 章	根柱“二进宫”
091	第 14 章	五个女人一台戏
095	第 15 章	又是耗子
099	第 16 章	陈大下巴出事了
104	第 17 章	琳琳的举报
109	第 18 章	被遗弃的角落
113	第 19 章	春杏喝了“忘情水”

118	第 20 章	林强的“艳福”
125	第 21 章	猎 物
135	第 22 章	《三国》的马孟起
143	第 23 章	马孟起情史
148	第 24 章	圈 套
156	第 25 章	佳蕤死了
165	第 26 章	春草重生
171	第 27 章	都是妹妹惹的祸
179	第 28 章	春生的大动作
191	第 29 章	林强犯了重婚罪
200	第 30 章	浮 躁
207	第 31 章	摊上官司
214	第 32 章	出租屋的杀人案
218	第 33 章	水落石出
224	第 34 章	老马的结局
230	第 35 章	根柱的选择
236	第 36 章	田园将芜
241	第 37 章	春草的旗子
250	尾 声	

楔子

龙泉镇的靳春生进了笆篱子。

派出所长陈大下巴起了个露水早儿，到王天亮的鱼摊儿买鱼。陈大下巴要上省城送礼，公安局人事变动，涉及陈大下巴能不能更上一层楼。他找了省公安厅的人给自己说话，大城市人“得味”开江鱼。陈大下巴跟王天亮套近乎，想弄点好鱼。陈大下巴撑着黑色的大塑料口袋，看王天亮往里拣肥肥的牛尾巴子。鱼好，陈大下巴心情也好。他习惯性地歪着脖子，把春生进监狱的事蜻蜓点水般地泄了。陈大下巴上下点着脑袋，下巴尖点过所有的鱼盆：小子，这回他不洋性了。牛尾巴子是纯松花江野鱼，开江时卖到120元一斤。陈大下巴下意识地讨好王天亮，也有显摆的成分——毕竟自己是派出所长，有些绝密的事情自然要先知道。

笆篱子是什么？那是“疯眼儿”！王天亮被对笆篱子的想象震了，震得火烧火燎，总觉着有事在心里咕涌，咕涌得他坐卧不宁。他瞅着濒死的鱼在盆子里挣扎，像是看着“疯眼儿”里的靳春生。王天亮看见于笑非骑自行车去广播站上班，便拽着他的车后座，差点让于笑非摔在鱼盆里。王天亮脸上的神秘抑制了于笑非的恼怒，他硬气着脸朝于笑非要烟，点上，一口吸了半截烟，烟气后面便说了春生的事。“等着吧，靳翰林到滨江市听宣判，回来得下午车。”说这话时，王天亮看着省城的方向。王天亮没说消息的来源，口气上却是不容质疑的。泄了这个消息，王天亮像鼓胀的气球撒了气，瘪瘪地回到鱼摊儿旁，继续看鱼摊儿。

靳春生进笆篱子了！消息把龙泉镇震晕。消息长腿，绕过龙泉镇的大街小巷，赶在省城下午车到来之前，又转悠回镇政府门前的小广场上。小广场前的人比往常多，多且兴奋。被靳春生的事情揪着，人们在慌乱中充满期待。由于找不到期待的方向，那份期待显得茫然。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望，像鱼盆里浮躁的水泡，灭了一茬又起来一茬。王天亮蹲在鱼摊儿旁，眼睛溜着公路，等着省城的大客车。他的鱼摊儿只剩下一捧寸长的胡箩子，往天早就拎回去喂了鸭子。今天他跟大伙一样，在莫名其妙地等待。等待中，王天亮走进镇政府食堂，灌了一瓢井拔凉水。

龙泉的立村者靳氏为占山户。此“占山”不是落草为寇之意，而是指落草开垦跑马占荒，这种称谓的说法有些炫耀的成分。靳氏祖宗落脚龙泉镇已经300余年，镇子西南榆荫遮蔽的燕翅式老坟地，肃穆凝重。龙泉人骄傲地说：“先有龙泉镇，后有古城子。”靳氏曾为古城西显户，民国时有人长春为官，有人南京为宦，当地后裔反而逐渐凋敝了。龙泉镇以民风淳朴为荣。负责编纂镇志的退休小学校长靳翰才，在书中认真地写道：“龙泉民风古朴，路不拾遗，作奸犯科者古未见之。”靳翰才是靳翰林的堂兄，又是当地靳氏后人中颇有头面的人物。

靳春生往镇里人的脸上抹“屎”了。

下午，靳翰林灰黑着脸，蔫蔫地下了从省城来的公共汽车。他下意识地拉拉帽檐，让帽檐卡在眼眉上，手上拎着靳春生的仿真皮手提包。这个手提包曾经放肆而傲慢，被靳春生的手悠着招摇过市，感觉占了半面街道。如今它却灰头土脸，萎顿在靳翰林青筋暴起的手上，成了一只阉割的猫。龙泉人都知道，靳翰林是给靳春生送劳改用的东西去了，随手带回来靳春生用不上的家当。汽车站是龙泉镇的开放礼堂，他们眼神、动作足以形成一个社会的缩影了。龙泉人心里盈着一碗糍糊，心思黏稠地看着靳翰林，而靳翰林在目光的切割中回到牛屎街的家，把皮包甩到立柜顶儿，激起半空浮尘。靳翰林来到堂屋，“咕咚”了半瓢井拔凉水，开始发泄对靳春生的愤恨：

“怎么看都是块水豆腐，还把自己当方子肉了！”

龙泉镇的格局不够规范，占山户立村，民居建筑是见缝插针式的，前后一锅稀粥。若从空中鸟瞰，龙泉镇像一个巨大的水滴即将落入水中。这水是松花江，水滴入水前的尾巴，是省城修筑过来的公路。公路像一条双头怪蛇，蛇头从东北角探进镇子，切割开包裹镇子的榆树圆阵，推开形形色色矮小的平房，顽强地挤到镇子中央。小饭店小旅馆如雨后的蘑菇般出现在道路两边，今天这儿挂幌，明天那儿放炮，有了虚张声势的本钱。每月初八大集，针头线脑、瓜果蔬菜、成刀的卫生纸、嘶叫的骡马把公路淹没。

小镇不值得公路宽阔，那样龙泉会心虚和不着边际。“双头蛇”的另一端钻进省城滨江市，那里曾深处于龙泉人的想象之外。滨江是龙泉的孙子呢！有了这条盘旋的双头蛇，滨江在人们的思维中不再神秘。两江之间更多时候遥远不仅仅是地理距离，更是人们心理上的隔膜。而这条公路是龙泉与滨江联结的神经。有了公路就有了体温的感知，滨江打个喷嚏，龙泉小镇就得预防流感。

公路是柏油路面，炎夏时柏油汪着热气，会粘住踩上去的人们的脚。公路建成的头两年，有人专门在炎夏的中午，到柏油路上体验脚被粘住的乐趣。如

今人们已放弃这种带来快感的体验，因为有了更多的新鲜事刺激人们的神经。

镇子的西端早已建起了煤气供应站，庄户人习惯了用煤气煮饭—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。开始时，面对那个形如炸弹的家伙，多少长者心惊肉跳，痛骂那些带回炸弹的始作俑者，认为会给镇子带来灾难。镇子的东端建起了加油站——那里曾经是野坟地，夏夜里常有鬼火闪烁。高扬风帆造型的加油站，成了龙泉镇一景。骑摩托车带女友兜风的小伙子，拎一白色的塑料桶，接满汽油，饮饱自己的坐骑，然后奔驰而去。女友黑发飞扬，紧张地抱紧小伙子的腰。看到这一场景，很多没有女友的小伙子，都开始琢磨买一辆摩托。有了加油站，刮风时镇子里便飘荡着淡淡的汽油香。镇子北面逶迤着一道长堤，堤外的松花江文弱娴静，一光一影皆似图片。每当咆哮过后，江水化成一种疲惫的喘息。夏日，江堤是龙泉人的休闲广场。男人自卷的蛤蟆头烟在暗影里忽明忽暗；扎堆的女人说着自家的男人，偶尔发出一阵爆笑，停顿了“呸呸”的吐瓜子皮的声音。孩子们吊满坝上坝下的山榆树，想象着看不见的敌人，口里发出模仿机关枪连续扫射的突突声。夜幕遮蔽江面，江对岸目力难及的连片草地，如同巨大的黑洞，吞噬了人们的感觉。他们坐在江堤上，对无边的黑暗感到刻骨的肃穆，这黑暗让人们触手可及的一切面目全非。堤坝的暗影里，飞出一阵幽咽的箫声，撞击着江中忽明忽暗的渔火。镇子里，条条炊烟在云气中缠绕、交融、飘散。在柴草烟味飘散时分，龙泉镇陷入历史记忆的模糊氛围。

公路切开了老镇，击碎了原有的生活方式，再将这些碎片重新联结、组合，让人新鲜而陌生。

靳春生高中毕业，在学校里他写的作文老师也讲评过。可是高考前的半个月，老爸靳翰林让他请假回家和自己抹墙。靳翰林说，中状元也不差这一天。高考成绩发表，靳春生差四分没有进录取分数线。老师讲评高考试题，说起一道八分的几何题，同学们都做对了，可靳春生却没有做上。同学不屑地说，老师在黑板上讲过嘛！是白送的分。靳春生狐疑了，细算日子，那天他正好在家抹墙。靳春生不堪命运捉弄，嚎啕大哭一场。老师动员他复读，认为他复读考大学是有希望的。靳春生信死了命，不肯再度过365个饥寒交迫的日子。老师见动员靳春生复读没了希望，便安慰他说：“榜上无名，脚下有路，你的作文底子不错，可以琢磨个出路嘛。”

靳春生当了农民，农民这个职业水到渠成，不需要文凭，可靳春生却不好好侍弄。靳翰林想喊他和自己下田，或者到渔池撒网，他想到抹墙的事心里气短——抹个墙真就把状元毁了，这就是命吧，命里九升九，难求一斗粮。靳春生鼓捣着给省里的报社投稿，讲春耕说秋收也就罢了，非说镇村干部大吃大喝。

4 我不要选择一世平庸

镇长孙学挨了县里的批评，借着酒劲叫去治下小老百姓靳春生，破口大骂：

“我他妈咋了，不就吃几个小死鸡吗？”

孙学觉得冤枉，龙泉这个破地方，怎么能弄成大吃大喝呢？充其量是小吃小喝，不值一提嘛，说出去都让大乡镇的领导们笑话。靳春生没说话，咬着下嘴唇在镇长跟前直直地站着，孙学骂完，觉得靳春生已经被震住，让他想起一个成语：“呆若木鸡”。他不耐烦地向门口挥挥手。靳春生像一条驯顺的狗，目光随着孙学手指的方向到门口，明白了孙学的意思，什么话没说回了家。孙学以为靳春生安分了，没想到靳春生确实是木鸡，是那种等待致命一击的木鸡。他把孙学的这番妙论写在稿纸上，反映到县政府。县长把孙学叫到办公室，指着孙学的鼻子骂。

干部们觉得靳春生不可小视，做盐不咸做醋酸着呢！农民不承认靳春生是农民，农民也需要“资格”。一个没有“正规”务过农活的人，属于半吊子庄稼人，在庄稼院里没有自己的位置。别人给靳春生介绍对象，姑娘一听靳春生是这么个货，第二面都没见。靳春生一晃过了22岁，成了找对象的困难户。

靳春生是龙泉走出去的第一个人物，他被小报聘为特约记者。一消费者发现饮料中有一个“无辜蒙冤”的甲虫，电话打到这家小报。经他查证，此为一家长无证经营的饮料厂。靳春生开价，没有4000元就报纸上见。饮料厂答应让靳春生取钱，却把40张百元大钞都复印了，一边向派出所报案。靳春生取钱的车子被警车别住，靳春生还想辩解，可复印的连号号码，为他的敲诈作了证明。靳春生被控敲诈勒索罪，判入狱三年。

靳春生这块方子肉，又变成了水豆腐，逐渐被人淡忘了。

第1章 耗子事件

涨水的天色像臭了的鸡蛋，没来由地混沌着。空气臭着脸，哭唧唧地往人身上抹着水汽。在堤坝上坐一会儿，会在头发上凝一层白色的水珠。根柱坐在自家渔池的围堰上，看着翻腾的云雾和水面，一会儿便混沌了水面和云层，他感到头晕晕的。根柱的头发上亮着毛毡似的一层，滴下的水珠把他淡青色的学生服濡湿了一片。

根柱家的渔池是一条天然的河汉子，像松花江耷拉下来的赘肉。既是赘肉，两边还与松花江连接着，感受着松花江的肥瘠胖瘦。乡里发包渔池，用推土机把江汉子两头截断，归到根柱的老爸王天亮名下。王天亮在渔池的两端下了水泥涵管，可以通过江水的涨落调节渔池的水位。这不像靳翰林坝内的渔池，要挖过冬池，要打井灌水，弄不好生水还会毁了鱼苗。王天亮承包的这块渔池，不用撒鱼苗，不用喂鱼。同样的鱼，王天亮的鱼是可以作为纯江鱼出卖。只要王天亮穿着水衩，叼着烟卷，在早市上耀武扬威地一站，他的鱼一斤就多卖两元。许多乘长途车的客人，专门定王天亮的杂鱼。从前不上台面的狗鱼、牛尾巴、老头鱼，都卖了好价钱。

为了抢这块渔池的承包权，靳翰林和王天亮结下了底火。儿子靳春生得势时，靳翰林骂王天亮：“王八抬头也说天亮，靠老娘们掉腚也算是本事！”王天亮的老婆年轻时跟过乡里的民政助理，被王天亮抓住后打得半个月下不来炕。民政助理担着性命之忧，不久灰溜溜地调走了。王天亮不服，反骂靳翰林：“也不撒泡尿照照，也亏你爹给你起个好听名，还他妈要进翰林，你能进翰林我就是孔老二！”靳春生出事了，两个人还骂。靳翰林抱着膀，怕冷似的蹲在大坝上，一下一下扭着头从脖子旁往外扔话：你好、就你、就是……都不是主动进攻。自从春生出了事，靳翰林总让人感觉肚子在疼。王天亮亮着嗓门，一身水衩闪着油光，像人群里的将军。“啪啦”一声水响，一条鱼打碎了水面。

瘦成了马肠子的松花江，眼瞅着水就上来了，吹气一样包围了王天亮的渔池。水大雾深，罩着白亮亮的水面迟迟不散，让王天亮郁闷、揪心，刀搅麻乱地说不出个滋味。防汛指挥部两次找王天亮谈话，要求他迅速拆除渔池的堤围，让松花江水痛快下泻。现在他的渔池已经成了松花江的肠梗阻。王天亮梗着脖

子说：你拿刀嘛，你拿刀，让我推掉堤围不如杀了我！农民嘛，还是看重自己盘子里的小利益。指挥部的人这样议论着决定，实在不行就强行炸掉。王天亮把推土机开上大堤，接着往堤围上堆土。鲜鲜的黑土刚堆上去就被趯着草沫子的江水涮走，浩大无垠的水面，每天的水涨起来一尺有余。

镇里人贴在耳根子说啥的都有，没人把还没长大的根柱当回事。根柱已经十多天没有上学，上学的孩子也被老师领着，在江堤上查鼠洞。千里江堤，完全可以溃于鼠穴，学生们脸色严峻地表示责无旁贷。大水把堤外草甸子上的老鼠驱赶到江堤上，所以堤坝上常见新掘的鼠洞。前面的学生在新发现的鼠洞边插上各色小旗，后边的学生用水灌溉鼠洞，老鼠们新建的家园被水淹没，洞中鼠真正地“鼠窜”而出，被学生们同仇敌忾地消灭。王天亮嘱咐儿子监守堤围，发现有人企图破坏堤围，马上向自己报告。王天亮已经预感到堤围有被强行拆除的可能，让15岁的孩子看守堤围，是他在脑袋里拨拉好的算盘珠子——他的小九九认为，没有谁会强制一个未成年的孩子。根柱心中对王天亮充满恨意。他蹲踞在松花江大堤上，堤坝也是王天亮渔池的一侧天然堤围。有解放军坚守着，省了王天亮的推土机。王天亮的推土机在渔池的涵管处轰鸣，显得渺小而苍白。根柱的身侧是看水的村民，指点着望不到对岸的江水。江水灰蒙蒙地连天接地，风中隐约有鱼腥气，刮在皮肤上湿漉漉的。堤防站楼顶上大白天射出的探照灯，像行将熄灭的手电筒，亮得没有一点信心。

“你说哪里来的水呢？春天大江眼瞅着就要干瓢了，使使劲都能蹦过去，说来水就来水了，真是邪门。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有句老话，‘春天晒河底，秋天上房脊。’春天大旱，秋天就发大水。”

说书先生坐个马扎，一条腿直伸，一条腿蛇盘，旁若无人地拉着二胡：

松江滚滚（那个）起腥风

东海的龙王就发了疯

带领着虾兵和蟹将

一心要攻下龙泉城

松嫩（那个）两水滔天涌

山洪倾泄就一路东

.....

松花江在龙泉镇身后分成两支，一支贴着龙泉镇温柔地流淌，一支在肇东市境内汤汤东泻，中间是20里宽阔的草甸子。鸟鸣云幕，鱼跃沟汊，枯水时是世外桃源的境界。龙泉人目睹了松花江最宽广豁达与最狭窄苛刻的时光：宽阔时的松花江放荡风流，像一个几日不见的黄花闺女，突然变成了满嘴脏话的泼妇，让见惯了它贤淑温柔的人们吃惊。江水黑中泛黄，挟裹着草屑和各种动物的尸体，横直望过去见不到对岸。江水转弯处抽噎有声，那江畔茂密的玉米林就在它的抽噎声中被吞进肚皮，吐出水面时变成了草屑。人们袖着手，无望地看着江水，想不明白它为何这样发怒。人们心惊肉跳地忖度，上游一定有更多这样抽噎的拐角。水天之间，王天亮的渔池好像一块用过的膏药，就那么漫不经心地贴在松花江肢体上，似乎随时都会被轻松揭去。龙泉镇人也感到王天亮舍命不舍财，有些过分了。拿孩子当个人质待，和大坝绑一起了。每天两次找鼠洞的同学在他身边经过，更让根柱无地自容。在全国人民齐心抗洪的历史性伟大时刻，他觉得自己脱离了队伍，是一个成色十足的逃兵。政府送到大坝上的矿泉水，找老鼠洞的同学敢喝，他不敢；老百姓送到大坝上的包子，找老鼠洞的同学敢吃，他不敢。他觉得那需要一种资格，而他的资格被霸道的王天亮剥夺了。

从坝顶到堤脚，根柱的同学拉成一排，寻找老鼠洞。在川流的人流车流中，查鼠洞的学生属于拉拉队的性质。出发前老师严肃指出，在全国人民抗洪的大形式下，重要的是参与。在坝顶上的同学视野开阔，让堤脚的同学羡慕。坝顶同学说：“呀，水里游上一只水耗子。”堤脚看不见的同学一声喊涌上坝顶，水里果然有一道细纹，远远地游到岸边。有时坝顶的同学故弄玄虚，让下面的同学白跑。下面的同学学乖了，仰着脖子喊：“有多长？”上面的同学比划着喊：“这么长吧！”比划的长度有一米。下面的同学不信，喊道：“那么长的耗子是你变的吧？你吃盐吃多了就变蝙蝠吧！”笑声中被讥笑为蝙蝠的同学，高背双臂，做出老鹰随时准备俯冲下来的架势。几只江鸥鸣叫着在头顶盘旋，江水汹涌，反倒没了它们寻鱼的清溪。

靳翰林的女儿春草和根柱是同班同学，两家的院子隔街相对。靳翰林和王天亮承包渔池之前，两家走动得像亲戚似的。春草玩困了常睡在王天亮家，根柱也长在靳翰林家。现在他们俩的关系受大人连带，加上青春期排斥，学校里，他们是一对乌眼鸡，经常掐得面红耳赤。春草的话像嘍豆似的撒了一地，根柱还吭哧着还不上口，只好说：就你好、就你……只有防守没有反击。大坝上王天亮灭了靳翰林的威风，学校里春草长了靳翰林

的志气，双方打成平手。

春草和同伴走过根柱盘踞的大堤。看见同学，根柱把脑袋深深地探进裤裆里，他有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参与抗洪，他坚守大堤却是要阻止洪水下泻，他变成了同学们的对立面，恐怕也是老师的反面教材，他想象着老师在动员会上说，不要向王根柱同学学习……与这些同学相比，他是被王天亮扔进枯井的兔子，在想象里一千次逃跑，事实上一千次都在抓爬井壁，他拯救不了自己。

春草挑衅似的来到根柱身边，用脚碰了一下根柱的屁股，说：

“起来，我看看这儿有没有老鼠洞。”

根柱不情愿地挪挪屁股：“这里哪儿会有鼠洞。”

一个男同学坏笑着说：“怎么没有鼠洞，你那个鼠洞是冲下的。”

学生们的爆笑声中，根柱恼怒地攥起拳头：“你妈才有老鼠洞，你妈的老鼠洞才冲下……”

春草在根柱脚边不远的草丛里，赫然发现一个几次搜寻漏网的鼠洞，是根柱的存在让他们把这个鼠洞忽略了。根柱在鼠洞冲下的奚落中刚刚涨起一点怒气，春草噤里啪啦的训斥立即让他瘪了回去。她像发现真理一样，指着鼠洞骄傲地说：

“你看这里就有一个鼠洞，你整天坐着都没有发现。千里之堤溃于鼠穴，一个鼠洞能让抗洪大业前功尽弃……”

虽然准备灌水的同学围在身边，春草还是拿出一枚杏黄小旗，插在鼠洞旁边，宣告这个发现。根柱讷讷着，脸上冒出虚汗，似乎是他盗出的鼠洞，他在有意破坏抗洪大计，被春草抓了现行。

两桶水灌入鼠洞，孩子们围在鼠洞旁边，紧张地瞪着眼睛等着老鼠们鼠窜而出的时刻。春草忘了害怕，她站在鼠洞旁边，准备用无可否认的事实，证明王根柱的疏忽是多么的不可饶恕。一只肥嘟嘟的草原鼠冲向坝下，遭到了学生们的围剿，它脚爪颤颤地抖着死于非命。孩子们欢呼胜利，春草傲慢地嘟着小嘴，向目瞪口呆的根柱示威。意想不到的情况突然发生，一个更肥硕的草原鼠突然窜出，向坝顶逃窜。春草还在傲慢着，草原鼠突然冲向她的大腿。春草猝不及防，一声尖叫跌倒在根柱的身上。根柱本能地抱住春草，没有让她滚下大坝，另一只脚把草原鼠踏死，死老鼠破裂的肚皮里掉出还没有出生的幼崽。这是一对患难的鼠夫妻，他们似乎在洞里商量好了，由公鼠牺牲自己的生命引开敌人，保住老婆的生命和老婆肚子里的后代。老鼠计策没有成功，死得却非常壮烈。春草惊吓过度，半天才抽

噎着离开根柱的怀抱。几个女伴扶着还在抽噎的春草，老师过来问了寒暖。一绺头发被泪水粘在春草的耳边，虚虚地飘着，让太阳的光辉涂上金边。离开江堤时，春草回头冲根柱使劲哼了一声，没有了傲慢，多了些娇蛮。

一下午根柱没有看一眼还在上涨的江水，他在脑海里演示了一千遍春草倒在怀里的情节。右手接触过春草屁股的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手指肚儿无限滑腻，他一遍一遍地用大拇指肚，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的指肚上滑过来滑过去，滑出许多心跳和叹息。青春的冲动与情欲，是锁在身体这个瓶子里不怀好意的妖魔，春草无意中的一撞，撞掉了瓶子的盖子，让根柱妖魔附体。根柱听见妖魔在身体里发笑，听见妖魔在窃窃私语，凝神的时候，妖魔闭紧了嘴巴。

日落时分，大堤上散落着看水的人，或蹲或站，曲着手指夹一根黄烟，听着说书先生的弹唱，看着王天亮徒劳地挣扎。落日的余辉在波纹上妖妖地一闪而逝，江面血红，波光推开破碎的太阳。王天亮挥动的铁锹和轰鸣的推土机，似乎都是小人国的玩偶，在人们的视野里不再真实。两只白鹅蹒跚着步履，高翘着脖子寻找同伴。几条笨狗耷拉着舌头，在大堤上东舔西舔。根柱磨滑着几根神奇的手指，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。夜晚降临，巡堤的民工打开手电，在堤上过来过去。王天亮结束一天的挣扎，来找自己的儿子。他拍了一下根柱的后背，把根柱从旖旎的梦境中拍醒，哑着声音说：“儿子，咱回家睡吧！”根柱的心里汪着没有来由的激动，听到粗声大嗓的老爸柔声说话，鼻子一酸，哽咽着哭出了声。

党中央，真英明
派来人民子弟兵
血肉之躯抗洪魔
各个都是活雷锋
东海龙王泄了气
赶紧鸣金要收兵

.....

暗影里，说书先生沙哑着嗓子正唱到高潮。

第2章 渔池风波

根柱把裤衩弄湿了。根柱很恐惧，他害怕别人知道他已经“变坏”的秘密，决定用身体的温度把不光彩的湿迹蒸发掉。

他梦见一个光屁股女人羞涩地和他说话，他却看不清女人的脸。怪梦中他惊恐、激动、羞涩、慌乱，承受不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，他有些留恋地醒了过来。他回想梦中的情境，汗水把被子弄得潮热。闹表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，头一次听起来这么响亮，像铁匠铺敲击的大锤。他的眼前幻化出打马掌的蒋瘸子，光着膀子曳着一条残腿，把烧红的铁块在砧板上砸扁。闪烁的火花放射着隐入脑际。他感觉梦中的女人有些像妈妈，于是浮起罪恶感，感到自己罪大恶极。一会儿那个女人又像春草，于是春草的妩媚娇蛮立在眼前，有了飘忽不定的幸福感。在自责与幸福的交替过程中，几根神奇手指上的腻滑重现，让他快乐得不知所以。

王天亮的老婆掀开根柱的被子，猝不及防的根柱赶紧把被子骑到身下。看着儿子的动作，天亮老婆好气又好笑。她拍着儿子的后背说：“去坝上看看吧，你爸说能挺过今天，渔池差不多就能保住了。”天亮老婆已经烙好了油糖饼，让根柱先就着土豆丝吃完，然后去大堤上给王天亮送饭。根柱拎着蓝花布三角兜，边嚼着糖饼边往渔池奔跑。三角兜里除了糖饼之外还有两个咸鸭蛋，几根大葱和一塑料包大酱。随着根柱的跑动，鸭蛋在三角兜里串来串去，蹭着他的大腿，跟根柱捉迷藏。鸭蛋蹭在大腿上，他觉得有一种无以言传的快乐。快乐激动着根柱，悠起三角兜抡了几圈。他突然想起塑料包里的大酱，赶紧打开三角兜检查一下，又闻到了三角兜里飘出的油糖饼的香气。油糖饼煨得半熟的葱叶，散发着糊里糊涂的气味，让他连着打了几个喷嚏。根柱拿出油糖饼闻了闻，又留恋地放进兜里。

根柱一口气冲上坝顶，正赶上王天亮的渔池在大水中消失。许多年以后，龙泉人提起王天亮渔池的消失过程，依旧诡秘着眼神，心里揣着恐怖。

大水在王天亮已经绝望、准备彻底放弃的夜晚，做了一整夜的喘息。王天亮准备接受渔池被大水摧毁的现实，不料渔池依然好好地存在着，这鼓起了他保住渔池的决心，他并没有时间收听关于松花江水系洪水情况的广播。在洪水

短暂休息之后，上游的小丰满水库开始限量放水。王天亮打算放手一搏时，小丰满水库的水已经悄悄地来到他的渔池。渔池内外的水位差超过五米，渔池内小鱼翻花芦苇摇曳，渔池外已经浊浪排空急流汹涌。水泥涵管的上边堆积两米多高的沙袋和土方，像阻击敌人进攻的工事，外面的水已经与工事的顶端水平。东风挟着恶浪蹿上工事顶部，王天亮感觉喉咙被无形的手一阵阵掐紧。

“过水了！”

王天亮惊叫一声，一道细细的水线从坝外浸入堤顶。王天亮本能地拿脚去踩，一脚、两脚，细水像冒着白烟的导火索，在王天亮的脚下哧哧地燃烧着，瞬时的大爆炸把围堤炸飞。轰隆一声巨响，龙泉镇整个忽悠了一下，推土机像个纸扎的玩具，被倾泻的瀑布击飞。王天亮在飞上瀑布顶端的瞬间，大喊一声：“杀了我了！”

王天亮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，被瀑布的轰鸣声一口吃掉。

王根柱眼中，最后时刻的王天亮像一片柳树叶，被风刮到瀑布顶端，然后轻飘飘地扎入渔池。王根柱的脑袋和胸膛如同被铁锤同时击中，他闷哼一声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眼睛里闪烁无数的金星，手中的油糖饼和咸鸭蛋，顺着大坝的斜坡骨碌到水里。这时的太阳刚吃力地挣扎出少半个脸，茅草上的露水像隔夜的小雨，而坝顶散立着几个观水的老者。他们目睹王天亮飞上瀑布的一幕，半张着嘴魔住了。半晌有人颤声惊呼：“出大事了！”

牺牲在自己渔池决堤现场的王天亮，没有“荣幸”成为抗洪牺牲的烈士，他只是一个让人同情的农民。抗洪指挥部正在研究，如何强行炸除阻碍泄洪的王天亮渔池，而那一声“轰隆”让一切变得简单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决堤后产生的瀑布开始平息，水面形成巨大的旋涡。那块粘在松花江上的用过的膏药，被无形的手轻轻扯掉了。

两天之后，王根柱确信自己失去了父亲。龙泉镇的男性公民，围绕十公里长的江堤密切巡视着王天亮的尸体。水性赛过蛟龙的王天亮，在决堤两天后浮出水面。他的屁股朝上在水面上一波一荡，整个夏季很少离身的水衩，因为进水而显得臃肿，这让王天亮的尸首容易辨认。他爱得胜过生命的鱼，把他的脸咬得面目全非。王天亮的尸体像条大鱼被拖到岸边，王根柱已经失去了哭泣的欲望。他盼望父亲下落这个谜底，随着尸体的出现而解开，感觉上竟然如释重负。根柱已经哭了两天，颧骨处擦得红肿发亮。王根柱明白，自己失去父亲的命运已经注定。王天亮肚子里没有水，脱去水衩，不像溺水人的尸体臃肿不堪。王天亮的老婆一边擦拭王天亮惨白的尸身，一边捶打着他的尸体，哭骂这个死鬼半路把自己扔了。等她擦到王天亮扁平的肚子，天亮老婆突然记起，出事的

当天王天亮还没有吃早饭，根柱送到大坝上的油糖饼、咸鸭蛋，已经滚落水中喂了鱼。天亮老婆禁不住再次悲泣，双手拘挛抽搐，捶打着天亮尸身旁的草地，嘶哑着哭道：“天亮啊，你挣了半辈子命，临死还是个饿死鬼呀！天亮你吃一口油糖饼啊！你就吃一口油糖饼吧……”

镇里的三个木匠连夜给王天亮撵出一口薄板棺材。王天亮的尸身只在家里停留一天，也没有按小三天大七天的规矩，第二天一早就拉到县城的火葬场炼化了。人高马大的王天亮，骨灰只装了一个小红口袋，还没有一捆蒿子秆柴禾的灰多，都装不满一个小号的火盆，堆在棺材的角落里，显得棺材特别浪费。碱滩地几个坟包的中间，鼓起王天亮的新坟。挖墓坑的声音，惊飞了不远处大仙孤坟上的乌鸦。连续雨天，大仙的坟包被雨水侵蚀，像没有摊好的鸡蛋，塌瘪着略胜于无。

油糖饼很快盘踞了天亮老婆的所有思维。王天亮与渔池同归于尽后的第七天，靳翰林早起去自己的渔池放水，碰见了手挽天蓝色三角兜的天亮老婆。

靳翰林问：“嫂子，这么早出去呀？”

天亮老婆柔声说：“我去给你哥送饭，他这两天没空回家，我给他烙的油糖饼，给你拿一张尝尝。”

三角兜的两个角打成了死结，天亮老婆用牙咬着打开，扑出油糖饼的香气。靳翰林看看天亮老婆，见她神色平静，眼角多了些皱纹，白眼仁上布满红丝。她眼角的皱纹原先就存在着，只是靳翰林没有像现在这样细看。天亮老婆大辫垂到腿弯那阵儿，勾魂的眼波电住了民政助理。民政助理犯了生活作风上的错误，灰溜溜逃离了龙泉镇。从此天亮看老婆看得邪乎，没人再敢跟他老婆搭茬。路旁人家的园子里养了一只蝮蛇，自我陶醉地叫起来没完。门边扔着吃过的菱角，让猪拱得上了村道。靳翰林想起王天亮的死相，满脸疑惑。他绕过扎脚的菱角，走过几步又回头看看。天亮老婆执着地爬上大坝，头上的辫子变成了目不忍睹的稀牛屎，腰倒是有水缸粗细了。靳翰林回家和老婆说起这件事，依旧觉着蹊跷。老婆说：“王天亮今天烧‘头七’，莫不是这个娘们咒你？”

天亮老婆开始半夜起来烙油糖饼，牛屎街弥漫着油糖饼的香气。香气让满镇的人情绪不安，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。烙完油糖饼，天亮老婆“吱呀”出门，镇里的狗叫送她一道。她挽着三角兜，满面神圣地到渔池给王天亮送饭。人们经常在去往江坝的村路上看到天亮老婆。她身上酸臭，头发毡片一样堆在一起，上面挂着柴禾叶。天亮老婆逢人便让人品尝三角兜里的油糖饼，经常用牙咬开三角兜的死结，三角兜打结的地方已经咬出窟窿。油糖饼像坨牛粪，泛着碱花。后来她费力咬开的三角兜里，已经没有真实的油糖饼。油糖饼成为天